

潘家铮 著

春夢秋雲錄

——浮生散記

(第二版)



中國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PDG

序 一

钱正英

《春梦秋云录》是潘家铮同志的回忆录。潘家铮是人所共知的水电专家、大坝专家，那巍巍大坝如何联到春梦秋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文稿，认为这是一本不寻常的回忆录。

首先是人物不寻常。以我来说，经过几十年的认识，才对潘家铮同志逐步有所了解。

20 世纪 60 年代，我初次认识潘家铮同志，知道他是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负责人。新安江孕育的专家很多，潘家铮也是专家之一吧。他不大说话，我也未作更多了解。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研究葛洲坝工程设计中的技术问题，人们向我推荐潘家铮同志。他们说，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简称，是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单位）的技术人员对潘家铮很佩服，很愿听他的讲课。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对长办的技术人员我是有些了解的，他们中有很多专家，能令这些专家钦佩的，那就不是一般的专家了。这时，葛洲坝二江泄

本序作者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闸的消能和护坦设计，引起很大争议。那是葛洲坝工程成败的重大关键，长办同志建议的是一种轻型和先进的设计，不少人对此有疑虑。为此，我们请潘家铮同志主持复审。他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亲自分析计算，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肯定了原设计方案。在此以后，又经过了几年时间，我们确认他是水电界的第一流专家，并任命他为水利电力部的总工程师。但是对他在技术以外的其他方面，我仍没有多少了解。

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处理龙羊峡的地质问题时，我开始认识到他的另一方面——可贵的政治品质。龙羊峡是我国正在修建的最大水库，但坝址的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开工后暴露了很多难于处理的地质问题。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地质权威考察现场后，对该处是否能建高坝大库深表疑虑，甚至作出不宜建库的结论。我们请潘家铮同志负责，召开了多次技术会议。经过周密的勘探与科学的分析计算，他肯定了建库的可能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技术措施。在水电技术界，许多同志都有“摇头容易点头难”的体会。如果对某一措施提出质疑，一般不会冒多少风险；但如果肯定一项措施并付诸实施，就要准备承担一切后果。对龙羊峡这样事关工程成败的问题，敢于主持并做出“点头”的结论，是要冒坐牢判刑的风险的啊！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技术水平，还要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高度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这以后，潘家铮再一次要求入党。我们查阅了他的入党申请过程，真是历尽坎坷，百折不回。（“文革”前和“文革”中，他曾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后虽经拨乱反正，但他的

入党申请仍被搁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名誉已完全恢复，地位也有了，工作也顺利，当时又正值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提出“信任危机”，而潘家铮同志仍坚持要求审查他的入党问题。经过史大桢和**娄溥礼**两位同志认真研究并负责介绍，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我才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位工程师，一位学者，还是一位立志献身的革命者。

去年，我意外地认识到他的政治水平，那是在读到报载的一篇署名政论文章后。大家认为文章写得非常好，但当了解到这是潘家铮的手笔时，才真正令我大吃一惊。我只知道他会设计大坝，写技术论文，却不知道他还有这一手！直到最近，看了他的回忆录，才知他岂止能写文章，而且诗词歌赋，都有很深功底。如果不是命运捉弄，他本来应当成为一位文学家的。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真不容易啊！

一位热爱文学的人，居然成为大坝专家，可见其经历之不寻常。潘家铮同志的成长道路，和我们很多同志大不相同。他首先声明，他并非“自幼热爱水电”，甚至也未热爱科学。由于战乱，他只上了初中，后经自学，才考上了大学，为便于谋生，选学了土木工程。四年大学仍处在激烈的国内战争中，学习时断时续。他的水电专业知识，主要是在工作中刻苦自学的。他对水电的感情，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日益加深的，直至成了“水电迷”。在水利电力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出版者注）中，他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完全在国内学习成长的。他是新中国水电人才成长的缩影，他的经历很不寻常，却有历史的必然性。

回忆录的写法也不寻常。按照潘家铮同志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部辉煌成就的回忆录。但他没有这样写，却是严格地解剖自己，正如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向读者交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位高不可攀的专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复杂情感的中国人。从一个旧中国的普通顽童，怎样经历灾难困苦，成为新中国的水电专家；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巨变中，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和他同龄以及比他年长的人，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影，仿佛在和他同行，从而引发亲切的联想和对比。对年轻的一代，可以更具体真实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去、现在和未来。总之，每一个人读了它，都会进一步回忆和思考，怎样做一个中国人。我想，这也是本书的主旨吧！

1990年4月1日

于北京

序 二

钱令希

这本集子是一位工程师写的，写的是作者人生道路上甜酸苦辣的往事，读起来像是传奇，却都是纪实，很感动人。

我作此介绍，因为我认识作者潘家铮，我了解他作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我又欣赏他文学方面的修养和才华。

作者潘家铮从事新中国的水力发电建设工作将近40年了，现在是能源部的水电总工程师。他先后参加和主持过许多座大中型水坝和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几乎可以说，在中国所有较大的水电站工地上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和汗水。他在学术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有专著和论文上百种，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这样一位有成就的工程师和学者，却天生爱好文学。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热爱水电事业的，但这是伟大的历史潮流把我推上这条道路的，我与水电事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至于他对中国文学的感

本序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

情，则是热烈的“初恋”，深情至今不衰。看来，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矛盾的，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才能统一。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困苦曲折，是其它国家知识界所难以理解的。但正因为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也是他人所难以想象的。我读过这本集子的部分稿子，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大时代中一名工程师所走过的路，和他对国家、对事业的一颗心。对于这个大时代，我们过来人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的后代也是不应该一无所知的。如果由一位专业作家来写，可以写得很精彩，但是由工程师自己来写，事迹就更翔实，喜怒哀乐的感情也会更真实一些。作者愿意出版他的稿子，正好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痕迹，而且也可以给我们的后代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

1990年9月8日

于大连

自序

记得童年时握笔作文，往往喜欢写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套话，长大后钻在古典文学堆里，又无病呻吟似地写些“双鬓催人”的诗句。当时并未真正认识到流光的可贵，更没有感受到老之将至的威胁。谁知眼睛一眨，60多年的岁月已经飞逝了，尽管自己似乎还没有好好体会一下做人的滋味，却真已齿豁发童，垂垂老矣。这才恍然于光阴对人来说是何等严酷无情啊。

据说人老了常常喜欢回想前事，有成就的人则写回忆录。我对做旧梦的嗜好，不但未能免俗，而且乐此不疲。一空下来总情不自禁地想想几十年前的事和人，它们像迷漫的烟雾、将醒的梦境，分明在前，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有。至于写回忆录，那应该是有贡献的人的事，在他们的回忆中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即使是位平庸的总统，总也掌握些外人鲜知的内幕轶事，印出来也足资考证谈说。我却是个极平凡的人物，有什么可写，又有谁要看呢？

可是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中，这不是我无自知之明，而是有自己的想法。我的一生虽然平淡无奇，可是我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光怪陆离的几十年。平凡

的生活中处处留下时代的痕迹，或者叫作打上时代的烙印。把它们如实记述下来，同样可起到从一个角度反映时代特色的作用，正像丢在垃圾堆里的破镜子可以照出大都市里某个角落的面貌一样。

当我呱呱坠世时，宣统皇上已被赶出了紫禁城，蒋委员长也坐上了龙庭，可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几乎纹丝未动。加上我的出身影响，我仍然接受了传统封建教育，而且还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一直到弱冠之年，四书五经、七侠五义加上红楼西厢指导着我的思想和言行。另一方面，我自育知以来就生活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中，11岁时爆发了救亡战争，我也饱尝逃难、挨炸、流亡、要饭，最后沦为亡国奴的滋味。抗战胜利后我进了大学，正当满腔热情想读书建国时，迎来了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我才有了一个献身事业的机会，但又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到进入牛棚又从牛棚中出来。如果把这些记述下来，不也可供谈论借鉴吗？我想至少青年人读了比之于读一些充斥书市的武侠或黄色小说有意义些，可以知道今日局面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就是我想写书的本意。

话虽如此，真要动笔，顿感困难重重。首先要恨这支秃笔，也许写惯了技术文章或会议纪要，现在要改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就笔重如山了，只好每天或每周硬挤千把字出来。其次，茫茫往事从何下笔呢？我只能选一些印象较深、能引起人兴趣的琐事来写。对旧社会，我写了许多苦难；对新社会，我没有歌功颂德，也对以往的失误作了记述和讽刺。我爱社会主义祖国，爱祖国的救星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失

误才有无比的痛心。我想这样写更有益处。如果有人不体谅，那也只好“知我罪我，其唯此乎”。

最大的问题还是谁愿意印这本书呢？这确实难住了我。但最后水利电力出版社（现改称“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者注）愿做这笔赔本买卖，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本不成样子的东西，呈献在读者面前。这样的东西居然得到李鹏同志慨赐墨宝、钱正英和钱令希两位尊长赐写序言，不但使我受宠若惊，更感到压力在身。如果我写的内容辜负了领导、师长的期望，只能是自己负责，并事前在此请罪。

最后还得交代几句，我在写作中当然力求真实，但事隔数十年，一些人物、事迹、日期不可能记得很准确，张冠李戴、前后讹乱怕是难免，姑且不谈“艺术夸张”因素。好在这不是信史，我也懒得一一考证，望勿深究是幸。所谓“诗学西昆原有意，不劳辛苦作评笺”也。

1990年秋于能源部

目 次

序一 / 钱正英

序二 / 钱令希

自序

我是怎样走上水电建设道路的 / (1)

西厢记的风波——童年幻影之一 / (8)

茉莉缘——童年幻影之二 / (13)

亡国奴生涯纪实——抗战春秋之一 / (21)

颠沛流离读中学——抗战春秋之二 / (27)

第二次当上亡国奴——抗战春秋之三 / (45)

琴韵书声出九莲——一所特色的学校 / (57)

红儿小传 / (67)

印在心头的乡音 / (76)

中正诗人的由来——从猢猻王到闹罢课 / (84)

记钱塘江水电勘测处二三事 / (97)

岭南行 / (110)

新安江上竹枝歌 / (124)

食堂买饭记——大跃进插曲之一 / (144)

在技术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大跃进插曲之二 / (154)

麻哈渡纪事——锦屏梦影录之一 / (165)

大金河畔的诗篇——锦屏梦影录之二 / (171)

不下龙潭非好汉——锦屏梦影录之三 / (177)

锦山雅水悼英雄——20 世纪 60 年代开发锦屏工作的回忆 / (184)

这毛诗不是那毛诗——文革春秋之一 / (199)

“三友分子”历险记——文革春秋之二 / (213)

活学活用的活命哲学——文革春秋之三 / (220)

从恢复工作到落入黑店 / (241)

在饥馑的岁月里 / (257)

杞国忧深深几许 / (273)

我写了一出《女皇惊梦》 / (291)

一座高拱坝的诞生 / (302)

无尽的悼念 / (313)

无限辛酸话科研 / (319)

欢喜冤家传 / (333)

龙羊峡上战狂洪 / (347)

我和三峡 / (360)

世纪圆梦和终生遗憾 / (369)

改行与失败 / (390)

附录 潘家铮院士小传 /熊思政 / (400)

再版后记 / (411)

他将与缪斯女神的初恋和翱翔蓝天的遐想珍藏心灵的深处，走遍祖国的天涯海角，制服一条条桀骜不驯的江河……*

一些朋友在介绍我和青年同志见面时，常说我是个“自幼热爱水电建设，在水电界勤奋工作数十年，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我听了总是面红耳赤。因为不仅“卓越贡献”并不存在，而“自幼热爱”云云更与事实相去万里。其实，我走上水电道路纯系“历史的误会”。我愿意在本书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中，追忆一下我的曲折经历，对于在甜水中长大的青年朋友也许有些益处。

1927年深秋，我诞生在故乡绍兴的一个破落书香人家，祖母抚养我长大。她不识字，却是一位地道的“民俗文学专家”。我至今记得，当我啼哭时，祖母便将我揽在怀中，一边摇晃，一边唱起山歌来：

● 曾在《科学家》1987年第3期上发表过，收入本书时稍作改动。

* 《科学家》编辑部所加。

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
江南唱到江北去，回来再唱两三年。
山歌好唱口难开，鲜果好吃树难栽，
白米饭香田难种，鲫鱼汤美网难抬。

.....

我懂一些事后，祖母又教我猜谜：

年少青青老变黄 十分敲打结成双
送君千里总须别 弃旧换新丢路旁

谜底是草鞋。我不知道这些诗谜是出于文人雅士之手，还是劳动人民所创，总之，我觉得意味深长，自然合律，确是佳作。在祖母的启蒙下，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喜欢诗歌的根苗。

我刚念到小学五年级，抗战爆发了。父亲携带我们逃到海滨的一个小村躲避。父亲是个十分古板、封建的人，在兵荒马乱中还不忘记经史课子。他将我关在楼上一间房中，每日除做些算学外还要授四书一段或古文一篇，第二天要我背诵出来。这真害苦了我。我最恨的是那位搞四书集注的朱夫子，曾把他的大名写在纸上剪成碎片以泄愤。在万分枯燥之余，我注意到堆放在屋角的一口锁着的大木箱。我曾多次扒在箱上，猜想内藏何物？久之，终于发现一个秘密：木箱背面底部因受潮霉烂，可以拆下一条木板，伸手进去掏摸。当我发现原来箱里藏有大量诗文和小说时，简直喜出望外。自从得此宝库后，我再也不在下午吵着要出去挖野菜和钓鱼虾了，日夜浸沉在文史之海中。我发现中国的文学和独特的汉字体系真是妙不可言，确乃人类文明的瑰宝，我是愿意终生沉醉其中了。

在海滨的避难生活前后持续有两个年头，接着我在浙东山区流浪，断断续续读到初中二年级，到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浙东而辍学。其后回到沦陷了的县城，做了两年“良民”。但是，终

究忍受不了“皇军”的欺侮凌辱，又跑到游击区当上小学教师。对我来说，读书深造已无指望，我已安心在乡村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猢狲王”度此一生了。

抗战的胜利却给我带来希望。胜利不久，父亲命我参加“沦陷区中等学校学生甄别试验”。我只好暂时和唐诗宋词告别，重新捡起代数、几何和物理、化学，夜以继日地死啃硬记。这真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拼搏。半年多时间，人瘦了十斤，但居然考得一个高中毕业的资格。接着父亲为我买来浙江大学的招生简章和报名表。我真如绝处逢生，并毫不犹豫地填上报考中文系的字样。不想父亲看后，勃然震怒，把我叫去一顿臭骂：

“荒唐！你将来还要不要成家？要不要养儿育女？”

我素来畏惧父亲，而且一时体会不出这与养儿育女有什么关系，结结巴巴答不上话。父亲见状放缓了口气，“谆谆教导”起来：

“中文系是万万念不得的，读出来有什么出路？好不过混个中学教师，清苦一辈子，老婆都养不活……我已经吃了一辈子苦，不想让儿子也去过这种日子！”

“那我去念什么好呢？”我迷惘地问。

“要读实科！学些真本领、才能有个好饭碗。”

于是我又埋头研究招生简章上的“实科”科系来。结果发现了一个“航空工程系”。航空，不就是造飞机么？这对于连火车也未坐过的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我涂掉了中文系，端端正正写上航空工程系五个大字。这次父亲没有发什么话，只是咕噜了一句：“航空倒是新东西，就不知你能否考得上、读得进，满脑子都是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不长进的东西！”知子莫如父，他知道我的爱好，而且对之深恶痛绝。

接下来又是一场考大学的拼死搏斗，由于要向父亲交差，而且还关系到今后“养儿育女”大业，我又掉了几斤肉。这年暑假

又居然糊里糊涂地考上了航空系。命运似乎已经把我带上做飞机设计师的道路了。

但在第二年夏天，我偶然在一张残破的《东南日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说的是一位留英航空博士，回国后就业无门、病贫交迫、饮恨上吊自杀云云。我看了后不禁倒抽一口冷气，暗自琢磨：不论自己如何悬梁刺股、焚膏继晷，也读不到留英博士水平。博士尚且上吊，我又有何望耶？的确，这一届航空系毕业的同学很少找到出路，倒是土木系人数虽多，饭碗却都有了着落。据说，这不仅因为系老板（系主任）交游广，更由于土木系所学较杂：测量、建筑、铁道、公路、水利甚至还能装马桶排污水，到哪里也可找到饭碗。我聆教后不禁怦然心动，装马桶虽然比造飞机要低级得多，但看到同系学友纷纷转系，我也索取了一张申请表，填好了转土木系的要求。

但是事到临头我又犹豫，我很留恋放在工厂里的那两个破飞机头，它是我的第二志愿啊。最后，理想毕竟得服从现实，为了吃饭，连多少年来最心爱的唐诗宋词都可以割爱，何况破飞机头呢。我咬咬牙拿了转系单跑到系主任办公室门口。到了门口又是“足将进而踟躇”。因为我怕见系主任范绪箕教授。这次航空系新生纷纷转学，对他是个打击，我在此时又去告退，未免不够仗义，倒不如与飞机头共存亡了吧。我正在进退不决时，忽然房门“吱”的一声打开，系主任走了出来。

我慌忙把转系单藏在背后。他已看见了我，“有什么事吗？”
“……”

“来转系的吗？”他已料到八分，满脸不快。我鼓起勇气，蚊子似地应了个“嗯”字。

“进来！”我以为他还会挽留我一下。如果是这样，我肯定是与飞机头共存亡了。但他只是冷冷地说：“拿过来！”

我红着脸递上单子，他看也不看就签上了字，掷还给我。我

本来还想说几句我是如何喜欢航空工程、出此下策乃不得已也之类的道歉话，但张了几次口都语不成音而止。于是我鞠了个躬，像被释放的小偷一样溜回宿舍。残酷的现实！为什么不能让人读他心爱的书做他心爱的事啊！

命运似乎总是嘲弄人。转系后第二年，航空系毕业的人都进了“航空委员会”，土木系毕业生倒有不少教书或回乡去了。这下子我真狼狈万分，后悔莫及啦。再转回航空系去吗？又不知明年是什么行情。而且从二年级起，两个系的课程已有所不同，再转回去就得延长半年，这对穷学生的我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心一横就和“污水处理”善结良缘到底了。

顺便说一下，我的四年大学生活是极不平静的，实际上读不了多少书。第一年浙大正在复员，新生拖到12月才入学，入学不久就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提早放暑假结束。第二年是学运高潮年，一浪接一浪，罢课时间比上课时间还长。第三年，从准备应变到迎来解放。第四年，我响应党的号召去支援解放舟山的战争（修公路和机场），而提前一年毕业。这样，在四年中学到的东西就很有限了。但是，多年来的自学经验，使我在大动乱中仍能见缝插针地汲取知识。特别是浙大名师荟萃，言传身教，学风严谨求实，虽乱不变，对我的影响至为深巨。例如钱令希教授讲授的结构学、汪胡桢教授的水力发电和张福范教授的弹性力学等都在我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钱令希教授博大精深的学识、启发诱导式的讲课，确实使学生有如坐春风似沐霖雨的感受。他可能是浙大中第一位让学生自己预习、写出讲义初稿、实行开卷考试和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交流争辩的教授。这些师长的教诲，不仅是给了我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我今后工作、研究、思考乃至做人的道理。在他们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确实有了难以察觉然而至为重要的进步。钱先生和钱师母对我尤为关心，还不断地用他们微薄的薪水资助我度过经济难关，能够遇上这样的恩